

Ikenami Shotaro

池波 正太郎

高詹灿——译

李长声——导读

劍客

生涯

劍客生涯

劍客商売 ● 劍客商売

劍客生涯

KENKAKU SHOBAI

池波 正太郎 著
IKENAMI Shotaro

高 簪灿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客生涯 / (日) 池波正太郎著; 高詹燦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09885-5

I. ①剑… II. ①池…②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3388 号

策划编辑 闫柳君
责任编辑 闫柳君
营销编辑 邓宇



剑客生涯

[日] 池波正太郎 著 高詹灿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148,000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9885-5/1·877
定 价 29.00元

导读

剑光闪亮一池波

| 李长声

池波正太郎卒于一九九〇年。他生前常说：“时代小说早晚要灭亡。”这并非预言，而是一种喟叹。时代小说独具日本特色，因传统式生活急剧衰变，其赖以存在的条件有朝不保夕之虞。但毕竟是喟然一叹，时代小说似未见式微，尤其他池波的作品仍然在书店的架子上像防风林一样为文学出版抵御着萧条的秋风，又像是一池碧波照人眼，供疲于工作的读者怡然小憩。

池波正太郎出生在浅草，当年曾发生关东大震灾，即一九二三年。七代居东京，祖父制作金属装饰品，看看看画展总带着他，也熏陶给他匠人气质。自幼好吃，也喜好画，日后经常给自己创作的人物设计形象。小学毕业，从业于股票经纪公

司，手头有了钱，读书、看戏、练剑术、游花街，还学过江户音曲，但自知难听，不敢在人前唱。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十九岁池波学车工，很快就可以当师傅。此时投稿应征，得到第一笔奖金。一九四五年入伍，做电话接线员，战败之际为二等兵曹。战后荒芜，仍热衷于观赏歌舞伎。家屋被空袭烧毁，当上东京都职员后住在职场，白天到处喷洒滴滴涕，晚上伏案写剧本。应征入选，被搬上舞台。二度入选，长谷川伸是评选者之一，从此师事。写剧本难以维生，改行写小说。小说家、剧作家长谷川是文坛领袖，门徒甚伙，多人获得直木奖，如户川幸夫、新田次郎、平岩弓枝，但正太郎命途多舛，六次被列为候选才终于折桂，作品是《错乱》，时年三十七岁。得知消息，马上整装谢师恩。他说过，对他写作影响最大的是长谷川的历史小说和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及随笔。池波重礼仪，女作家泽田藤子回忆：“写书畅销，其忙可知，但每年元旦都按时收到池波先生的亲笔贺年片。”池波在随笔中也曾说，每年寄出千余张，入夏就抽空写，一张张写到年底。获奖后辞掉工作，专事写作。

池波正太郎的克星是海音寺潮五郎，此公充任直木奖评选委员二十余届，几乎把司马辽太郎捧上天，却偏要按池波人

地。与五味康佑、柴田炼三郎的异想天开相比，池波当初风格很质朴，不看好他的人批评其手法是吉川英治等人早已用过的。海音寺更甚，说这样的作品也拿来候选真教他意外。惟有第一届直木奖得主川口松太郎力挺，说直木奖的目的不在于给一个奖，重点是培养后进作家，虽然《错乱》的结构有点乱，但沿着大众小说的正道走下去的执着态度很令人放心。藤泽周平比池波晚十二年获直木奖，写的世界、写的方法都不同，竟然说：“大概用我这样的方法写我这样的世界的作家以后还会有，但能用同样方法写池波所描写的世界的作家不会再出现。”

时代小说细分为剑豪、捕物帐、忍者、股旅（游侠）等类型，短篇小说《错乱》是忍者小说。池波据史料一句话“明历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放逐家臣堀正种”，浮想联翩，将堀家父子写成幕府打入松代藩的奸细，最终被真田信之除掉。池波有很多作品取材于松代藩藩主真田家，巨篇《真田太平记》是这一题材集大成之作。真田家活跃的地方主要在信浓国（别称信州），即今群马县，那里建有池波正太郎真田太平纪念馆。

池波自一九六八年开始写“鬼平犯科帐”，计一百三十五篇（一百三十个短篇，五部长篇）；一九七二年开始写“剑客生涯”，计八十三个短篇，四部长篇；同年又开始写“杀手·藤

枝梅安”。这三大系列写到死，先后获得吉川英治奖、菊池宽奖。“鬼平犯科帐”是战后捕物帐小说的代表作，此类时代小说可称作“时代推理小说”，以冈本绮堂《半七捕物帐》为嚆矢，而渊源更远在中国公案小说之中。“犯科帐”是江户时代长崎官府的判决记录，名编辑花田纪凯自道，他初当编辑，乍闻此词甚新奇，推荐给池波。虽类似中国武侠小说，但日本时代小说的世界里没有游离于正常社会之外的所谓江湖，小说家凭借素养与常识把鲜活的现代伏流在作品的底层。池波笔无遮拦，上自战国、下至幕末，描绘各色人等，多彩多姿，更写出生活的日常、庶民的悲欢。

“杀手·藤枝梅安”（原文书名为“仕挂人·藤枝梅安”）可归为股旅小说。日文“仕挂人”一词是池波自造，借以造成另一个时代的阅感（阅读感觉），是杀手之意。他还设计了杀人的社会结构，把出钱杀人的人叫“起”，生起事端，找来一手牵两端的中间人“蔓”，由他去雇用“下手人”下手杀人；这样，“起”与“下手人”两者不存在主从关系，从而避开了近乎时代小说永恒主题的“忠”。梅安明里是治病救人的针医，暗里是用针杀人的杀手，但池波的浓墨重彩不是写他如何杀人，而是写这个杀人的人如何过日子。

时代小说最大的魅力在于侠，在于活得非同寻常的人物，例如机龙之助、鞍马天狗、钱形次平、眠狂四郎、木枯纹次郎，而池波成功塑造了长谷川平藏、梅安、秋山父子等，这些人物更具有现代性、现实感。“鬼平犯科帐”的长谷川平藏被盗贼呼为鬼平，史有其人，是官府人物；梅安则受雇杀人；而秋山小兵卫却是为好奇心驱使，快快乐乐投身于各种事件。

五短身材的小兵卫是无外派高手，五十七岁时关了武馆，隐居大川之滨，和小他四十岁的女仆阿春成奸而婚。本想放下剑远离世事，耽乐酒色，但总是对人家的日子感兴趣，扯出事件，虽几经周折，终归是一杀了之。以剑解决问题是时代小说的宿命，其根底似在于人皆有杀人之心。小兵卫训徒：“抱女人时出手收手也是练剑。”儿子大治郎七岁丧母，从父学剑，十五岁入师门，修炼有成。游历诸国后返回江户，在田沼意次宅邸比武，脱颖而出。娶男装丽人佐佐木三冬，生小太郎。三冬乃田沼与侍女所生，因正妻嫉恨，交家臣佐佐木抚养，自幼习武，是一刀派武馆四天王之一，扬言娶她须先打败她。这田沼史上有名，受第九代和第十代将军重用，升任有阁老之称的老中，改革幕政，史称田沼时代。整个江户时代已过去三分之二，生活方式及文化已定型，也就是说，今天所谓的日本习惯

那时候大都形成了，但武家社会也趋于崩坏，市人尤其是商人得势。田沼推行商业政策，改善了财政，却也弄得农村凋敝，一切向钱看，贿赂横行，治安恶化。正如原文书题“剑客商卖”（“商卖”意即中文的“生意”）所象征的，剑术也用于赚钱。池波把秋山父子与田沼挂上钩，给小说以真实的社会背景，问题迭出，事件频仍。秋山父子俩老的世故而洒脱，小的却为人古板，联手出招，在在展现了江户城下的利剑与人情。

“鬼平犯科帐”与“杀手·藤枝梅安”写的是恶浊世界，但诚如大众评论家尾崎秀树所言，读来很干净，体现了池波正太郎的庶民性资质，这正是池波文学的特质。时代小说家南原干雄说过：“三个系列里恐怕‘剑客生涯’最难写。”池波去世后创作笔记被公开，上面贴了一张日本画现代画家前田青邨身穿和服的照片，是塑造小兵卫形象的参考；大治郎的形象贴的是美国演员詹姆斯·斯图尔特和贾利·古柏的照片。一篇接一篇的惩恶故事，究竟要写什么呢？池波在笔记中明确写道：“人心叵测。”也就是他的人物常说的“人是不合乎逻辑的活物”、“人有几张脸，这一存在深不可测”云云。池波为老秋山设定的年龄与自己相仿，慨叹人生，说出的不就是自家心底话吗？

池波正太郎在吃上很有名，写过《食桌情景》等随笔。不过，这些吃食还是在小说中读来更有味。纵情描写吃，是池波小说的一大特色，不仅借以营造季节感，而且字里行间的传统吃食可能比实际吃进嘴里更有大快朵颐之感。把小说中的佳肴重新炒作，出版有《梅安料理历》、《鬼平料理帐》、《剑客生涯菜刀历》，合在一起是全本“大江户味道”。不过，中国读者或许会觉得那些吃食太简单，敲不响舌鼓。

目录

[导读] 剑光闪亮一池波 李长声	1
女武者	1
剑之誓约	53
艺者的转变	93
井关道场·四天王	131
雨中的铃鹿川	175
画眉的阿金	215
毒杀老中	259

女武者

一

竹林随冷冽的寒风摇曳。

西边是一片开阔的水田，远方天空白云低垂，晚霞自云缝透射而下。

从刚才起，石井户周遭便频频有鸛鷓盘旋，以清亮的叫声引吭鸣唱。这户人家的年轻当家不动如岳，以双眼捕捉鸛鷓的动态。

他一身精壮的体格宛如矗立的磐石，在昏暗中浮现的那张脸庞，看起来比二十四岁的实际年纪更年轻，黝黑的皮肤就像绷紧的皮革般光滑油亮。

数只小巧灵敏的鹪鹩正交错飞翔，这位青年浓眉之下的双眼定睛不动，对它们的动作看得入神。

厨房飘来一阵葱花味噌汤的香味。

近来不论早晚，三餐吃的都是腌萝卜配葱花味噌汤。

这位青年名叫秋山大治郎。

在荒川分支成大川（隅田川）、改变流向的浅草外郊，有座邻近真崎稻荷明神社的森林，秋山大治郎在此设立无外流的剑术道场已将近半年。

“今后一切全部由你独自打理，我一概不管。”

父亲秋山小兵卫对大治郎如此说道。他替大治郎在此盖了一座十五坪大的道场，道场走廊两侧各有一间六张榻榻米大和三张榻榻米大的房间，但是里头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三餐皆由附近一名村妇替他张罗。

那名村妇走出厨房，来到伫立于井边的大治郎跟前，比手画脚示意晚饭已经做好，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走向厨房。

这名村妇是个聋子。

大治郎这才返回屋内。

开始吃起白饭配葱花味噌汤的他，无邪的双眸一如孩童，饱满的鼻头嗅闻着味噌汤的香味，一副乐在其中的模样，厚实

的双唇专注地将刚煮好的麦饭一口一口送进嘴里。

用膳完毕，屋外已夜幕低垂。

当时他的门下没有半个门生，在这个家里进出的只有那名聋哑的村妇。

此时有位访客前来。

“在下名叫大垣四郎兵卫。”

对方报上姓名。

秋山大治郎从未见过这名武士，也不曾听闻他的名讳。

大治郎领对方走进六张榻榻米大的房间，为他倒了杯白开水。这个家连待客的茶也没有。

大垣不住上下打量眼前空荡荡的房间以及大治郎一身洁净却过于简朴的装扮，接着脸上顿时绽开笑容。

“今年夏天，在下曾于田沼大人的宅邸见识过您的剑技。”大垣说。

大治郎微微颌首。他绝不可能忘却此事。

大垣口中的“田沼大人”，指的是主殿头^[1]田沼意次，为幕府最高权力核心的老中^[2]之一，深受当今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宠信，世人以“足以呼风唤雨”形容他如日中天的声势。

田沼于今年春天获将军加赠七千石俸禄，成为远江（静冈

县)相良地方的三万七千石大名^[9]。听说他原本不过是区区一名领受三百石俸禄的小官,其飞黄腾达实属特异。

今年夏天,三十多名在江户市内拥有大型道场的剑客以及诸藩的剑术高手,在滨町的田沼家别馆举行的剑术比试中同场竞技。

其中,年纪轻轻的秋山大治郎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剑客,他得以参与这场盛会,说来算是特例。

当天大治郎连胜七人,最后才败给第八名对手——信州松代十万石的真田侯家臣,名为森藏人的一位剑客。

然而,名不见经传的秋山大治郎在比试当天的亮眼表现,一时蔚为话题。因为这是大治郎首次在将军跟前的江户剑术界亮相,并且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好成绩。

——能在这场公开比试中登场,全是父亲的功劳。

大治郎心里暗忖。

这天夜里突然前来造访的大垣四郎兵卫,似乎曾在田沼宅邸亲眼目睹大治郎比试时的表现。

“哎呀,当时真是精彩万分啊……”

听他说话的口吻,似乎句句出自肺腑。

“阁下今日造访,不知有何要事?”大治郎以和善的语调

问道。

“这个嘛……”大垣跪着移步向前，“在下有一事相求。”

“何事？”

“此事不论对家国或世人，都有莫大帮助。”

“哦？”

“请好好展现您的身手。”

“要我与人比试是吗？”

“这个嘛……勉强算是。”

“勉强算是？这话是什么意思？”

“在下希望您将某人的双手打断；并非斩断双臂，只要让对方骨折即可。”

“？……”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望您收下……”话说到一半，大垣从怀里取出一只小包袱，“这是五十两黄金。”

就当时的庶民而言，五十两黄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足以过五年轻松自在的生活。

“还望您能成全。”大垣双手撑地，向大治郎磕头。“在下很看好您的本事。这一切都是为了家国、为了世人。”

“阁下的意思是，因为某个缘由，要在下打断某人的手骨

是吧？”

“对方的姓名……请恕我无法明说。阁下若是同意，我们将为您带路。”

大垣的鼻头有一颗红豆般大的黑痣，他频频以左手小指抚摸。

“请您务必答应。阁下若能漂亮完成此事，日后对您本身也是帮助良多。”

尽管如此，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对手的姓名和住所，大垣仍是绝口不提。

面对大垣的苦苦央求，秋山大治郎最后以一句“恕难从命”加以谢绝。

二

隔天上午，大治郎前往父亲小兵卫的住处。

附近的桥场町有渡船可以横越大川前往寺岛。这是平民经营的渡船生意，由两名船夫驾着两艘渡船。

横渡一百二十多公尺的大川，抵达对岸的寺岛村后，田间